



列傳第二十七

北齊書三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裴讓之 弟讓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俊辨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去此人風流警言拔裴文季爲不云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中

二弟諫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諫之何在荅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



別讓之流涕歔歔以參告于儀注封寧都縣男帝  
欲爲黃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  
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  
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  
賊清靖朞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  
轉貴孫舍與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斃人  
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  
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  
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

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  
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  
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家耶於是無敢言者事奏  
竟賜死於家讓之次第諫之

諫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  
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  
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欄衡一覽  
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左八楊愔闔門葬訖諫之頌  
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諫之諫之及皇甫和弟亮



竝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誦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  
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參軍諫之復書不受  
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諫之留  
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諫之為開  
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諫之居南山洛州刺  
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  
師入關周文帝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  
州刺史諡之字士平  
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  
徒主簿楊愔每稱  
河東士族官不少唯此家

兄弟全

無鄉音諫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龍

西平術趙郡李繪頓丘李堪博清河崔瞻為忘年  
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  
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永昌太守客旅過郡  
出私財供給人間所無預代下出為吏人所懷  
仕周卒伊川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  
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  
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



遷入魏別上勳書欲以徵為元謀徵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敢實表為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

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竝繫獄魏收書王憲龍自云大原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曰非斐等竝斃頭鞭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弟朱榮平元顯賜爵武成子累遷尚



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  
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  
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  
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赴  
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  
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求貽世則文  
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恤後行北徐州事尋  
卽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  
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以制清德頌數篇乃  
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兖州刺史未拜卒  
贈齊州刺史

陸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群  
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  
邵又與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  
出明珠意欲爲君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  
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  
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  
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文聘印每兼官兼



接在帝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  
見美除中書侍郎脩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  
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王鎮鄴嘉其至  
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  
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並主所  
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王固不虛矣主教  
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  
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  
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

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薨不刃嗣侯天保初常山  
王薦印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  
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  
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  
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  
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  
令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憾慟  
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  
絕年四十八印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



戎已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鑑裁朝野甚悲惜之  
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七十四卷  
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制子又嗣襲爵  
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  
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  
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  
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潼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  
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

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  
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  
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  
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  
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  
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  
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  
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  
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  
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  
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  
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  
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  
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竝與吾共  
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  
慮不富貴秩滿逕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  
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

五子瓊玕璞瑗瑣竝有志節為世所稱

列傳第二十七

北齊書三十五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二十八

北齊書三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鄴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  
光祿卿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  
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  
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  
日誦萬餘言族兄靈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  
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



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霖  
雨乃讀漢書音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謔倦方  
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  
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三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  
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果河南陸道暉等至  
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  
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  
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少不誤一字諸人方之  
三察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為忘年

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  
郎深為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雋  
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酒訖便成以  
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  
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  
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  
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  
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  
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



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宮大集賓食翻與邵俱  
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  
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黃  
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  
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  
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  
詔誥文體宏麗及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  
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  
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勅令直內省給禦

史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  
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之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  
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  
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奏曰世室明  
堂顯於周夏一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  
著其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  
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  
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  
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



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  
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  
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敷詩書  
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  
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學校  
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  
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敷  
堅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構顯望  
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

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  
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  
若基址不脩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  
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忘卑億非  
所以行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  
仁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  
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鷄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三言三者宜  
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



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息天經國要重運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室鑄器珠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曲反階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於治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

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鄉良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晏寧丁當勅有司別議經始甲系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之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晉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為之序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評訪勅撰哀策後授



特進平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以禮儀公私諮。真皆疑云。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其關與政。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咸填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也。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豈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豈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將威儀。重服器用。充

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恒在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賔至下而共取。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書入內。問爲狗所吠。言年便撫三



六笑性好談賞不能困獨公事歸休曰須賓客  
自伴事寡嫂甚謹其孤子怨慈愛特深在兗州  
有都信云怨疾便憂之極寢食顏色敗損及卒  
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其竟不再哭賓客吊慰  
投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遠滯思東吳以還所  
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  
薛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列傳第二十八

北齊書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三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  
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  
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  
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  
遂折節讀書夏月必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  
床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



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園中  
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  
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  
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  
不立稟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  
同侍立深竒之帝曰雖十步之才無以過此遷  
散騎侍郎尋勅典起<sub>臣</sub>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  
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  
積事成稱旨黃門郎<sub>小</sub>佳<sub>佳</sub>收從齊神武入朝熏灼

於世收初不<sub>謂</sub>門<sub>悛</sub>爲<sub>高</sub>登<sub>詐</sub>赦云朕託體孝  
文收嗤其率直正貞郎<sub>字</sub>慎以告之悛深憤忌  
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悛乃宣言收普奉世出  
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  
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  
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其<sub>素</sub>雋乃解收有賤生  
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  
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  
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王竒伎異飾



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唯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  
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富言淫麗而終歸雅  
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  
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勅  
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品秩收以實對  
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  
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  
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  
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

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閒隙收遂以疾固辭  
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  
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闕收兼通直散騎常  
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  
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  
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竝為鄰國所重至此梁  
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與未知後來復何如  
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  
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



其才而鄙其行在涂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  
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  
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  
得釋及孫季武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  
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  
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  
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  
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  
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

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立季庶者故  
大司農諾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  
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  
比卿耶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  
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其所嗤翫  
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  
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  
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  
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



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  
宴百僚問何故名人口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  
郎董勛答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  
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  
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而惡焉自為魏梁和好書  
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  
其書乃彼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  
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  
為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令收為啓啓

成上王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文當復為  
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  
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  
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  
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  
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  
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  
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顯等宴  
文襄曰魏收恃才無且適須出其短徃復數番



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  
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  
者魏翩翩者蛟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  
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悖應聲曰魏收在  
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  
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  
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由雪不復抗拒終  
身病之候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  
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

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  
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  
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  
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  
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竝不及之吾或意  
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  
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謝  
琕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  
史文襄勅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



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  
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効耳文襄崩文宣  
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  
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  
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  
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  
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  
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  
閣不知部事初帝令群臣各言三史爾志收曰臣願

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收專其伎又詔  
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  
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代  
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  
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  
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  
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  
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  
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



馬辛元植國子博士方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  
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  
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  
勸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  
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  
志未成奏請終業詳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  
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二卷  
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  
十卷續於紀傳合二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

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  
啓焉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  
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  
才乃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  
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  
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  
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  
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  
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



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  
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  
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  
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  
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若修  
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  
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  
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  
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

蒼之范曄盧斐父同附山族祖玄得下頓丘李  
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  
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故誣其欲加屠害帝大  
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位魏位至儀同功業顯  
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  
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  
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  
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  
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



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  
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  
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  
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勅魏史且勿  
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  
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  
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  
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  
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又宣世更不重論又尚

書陸探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

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

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敏碎與舊史

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

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

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

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

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作者自邢邵

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



人曰此甚要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  
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  
對百寮大咤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  
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  
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  
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  
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瘵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  
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  
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

本不可動搖至尊三聖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  
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師  
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  
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  
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  
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  
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  
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  
郡太子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



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  
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  
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  
同三司帝在宴席口勅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  
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  
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  
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  
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詔仍除侍中遷太  
常卿文宣諡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  
帝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  
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  
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  
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詔收  
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  
祖曰若使卿作文詔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  
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  
告人曰詔詔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  
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三恪收執



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  
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  
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  
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  
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祕閣外人  
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  
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  
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  
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

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

代收畏避不能匡救

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  
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  
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踈出子昇以罪幽  
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譏論更相訾毀各  
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  
體本踈魏收非直摸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  
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  
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



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瑛瑛答曰見邢魏之臧否  
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  
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  
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  
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  
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  
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  
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  
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談牒令其門客

與行遇嶮嶮船至得奇貨裸然禱表美玉盈尺  
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  
遣荏夷明郎元文遙勅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  
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  
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  
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  
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姪少年申  
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嘗覽管子之書其  
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



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平而四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棄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閒。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汲肉

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山或處。不常其節。其寄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靈。逮滅。言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膏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着然。逮於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嶮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



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御靈  
魅竟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  
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  
經術馱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  
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  
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  
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  
於斯鬱鬱為羽儀恪居履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  
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禹之佳

忘退苟得患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祿投烈  
風之門趣炎火之室戰戰而墜其貽宴或躡乃  
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  
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  
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  
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  
為己信私玉非身寶過繻為紺踰監作青持繩  
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  
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



慮微其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遠瓊識  
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  
千里覆一遺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  
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  
望暮而萎失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  
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曰及其甚體真者懼其  
大道遵則羣言謗集任重而眾怨會其遠也則尼  
父栖遑其志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  
我不可而言復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

山之大無不有也

虛無不受也能剛能

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  
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歌器留  
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  
實。武成復勅更審。然又曰。摠遂為盧同立傳。崔  
綽返更附出。楊言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  
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元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  
云弘農以配三皇。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  
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



主即在存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  
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  
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  
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  
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  
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  
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  
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  
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怵然提獎後輩以名

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未能弗重也初河  
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  
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  
察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  
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  
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  
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  
狗鬪帝寵狎之收與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  
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



羊頤猶頰頭團臯中飯房苓籠着孔朝訂其辯  
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  
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  
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温縣令

列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三十七

此傳與北史同但不序世家又無論贊疑非  
正史

列傳第三十

北齊書三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辛術

元 遥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  
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  
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  
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



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勅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

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摠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自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



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  
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  
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  
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  
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  
故術以進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  
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人自南兖州梁郡幹  
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與奴四五有得失未

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弊者跡表叔德沉  
密謹厚所傷者細揚情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  
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  
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  
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  
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  
無謗議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  
愆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  
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



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  
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  
一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  
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  
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  
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  
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  
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

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監諡曰孝文遙敏惠夙濟陰王暉業每云此

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賓客有人將何遜集

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問邢邵試命文遙誦

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以誦時年十餘歲濟陰

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未有

起家貧外散騎常侍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

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辭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

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



所受中書舍人

文武端令揚遷彦每云堪

解穰侯印者必

入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

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  
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  
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  
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  
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徽等同受  
顧託迎立武成即位仕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

氏籍屬宗正第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

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

軒多命宣勅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

測去日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

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外遙以縣

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括貴游子

弟發不用之猶恐其披訴摠召集神武門令趙

郡王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懸自此始也

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及深清貞



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  
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  
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 衣食而已魏之

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屬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  
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焉也加慰撫還  
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  
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  
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為西兗州刺史  
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

深媿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  
疑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  
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 風

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以之  
等十八人同入開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  
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  
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皆  
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神思  
道荅云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



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嘉之後高祖父難  
爲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  
故爲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  
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嘗贈  
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  
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之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  
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爲  
雅論所歸服味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

爲常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戔客俱寫書子如  
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塵衣帽穿弊  
子如給之用爲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  
在晉陽索三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  
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令選沙汰諸  
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  
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  
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  
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



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  
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  
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  
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  
之友及還發喪深加褻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  
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  
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  
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  
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

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  
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  
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天  
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  
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  
子知後事出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  
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  
庶追恩號趙行臺頓文宣爾書勞勉徵為侍中  
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



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為特進封  
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  
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  
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  
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  
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外御榻常呼官  
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  
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李昭既執朝權  
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皇太子昭嘗謂王晞

云昔言眾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  
以告彥深不獲已陳其為時重如此常遜  
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  
復還母傅氏雅有婦德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  
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  
貧而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  
女當仰報傅感其音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  
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  
得至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



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  
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孥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  
學涉羣書畫書草隸與民書畫字指正云草不  
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則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  
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  
乞轉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陪闕臺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  
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  
堅爲中書侍郎願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  
穢我鳳池然叔堅亦材最劣

列傳第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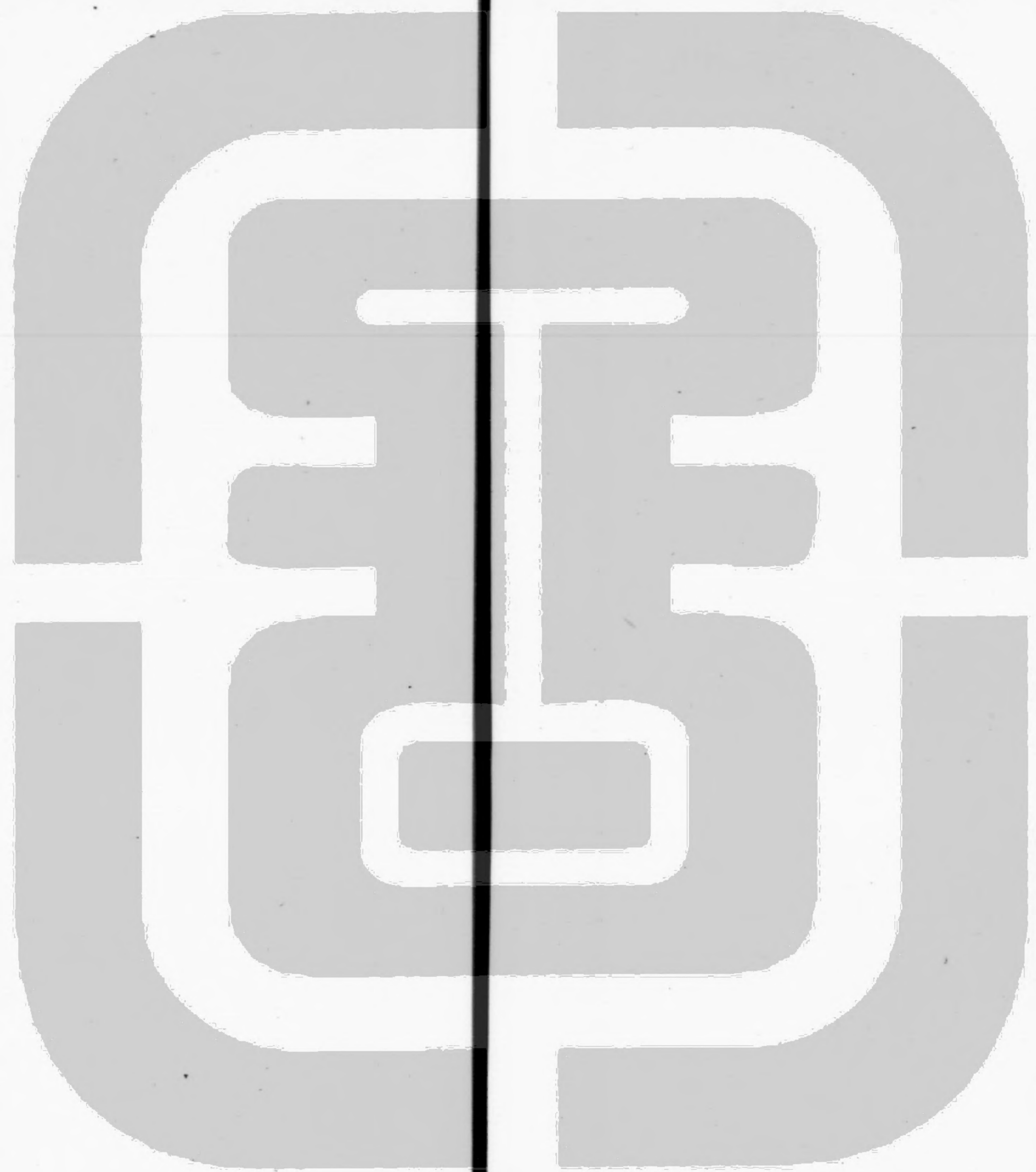
北齊書三十八

此卷與北史同









#953.2  
4014



